

古朴典雅的西汉四山纹铜镜

武汉博物馆收藏了一枚西汉四山纹铜镜（见图），直径17厘米，1997年出土于武汉市新洲区辛冲镇新洲枝汉墓。该铜镜为圆形，窄平素卷缘。方形钮座，三弦覆瓦式钮，钮有穿孔，可穿系绳索、丝带，以供系带悬挂固定或手持之用。镜背上的纹饰区间，纹饰由地纹和主纹组合而成。地纹为羽状纹，上施草叶纹，主题纹饰为四个山字纹，中间高两边低，两边的短竖顶端均向内勾，呈尖角状，山字的底、两侧及尖角均用勾勒线勾边。钮座为正方形，四角各伸出一片桃形叶子，叶片中脊与周缘微微隆起，叶片外饰一周短斜线绳纹。四山纹呈对称围着钮座展开，中间被桃形叶、羽状纹隔开。山字略带倾斜，均为左旋排列之势，中间一竖比两边高出许多，与镜缘内相连，山字底边分别与正方形钮座的四边平行。四山纹之间，遍布羽状纹和草叶纹，使纹饰整体风格显得活泼而不呆板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。

早在春秋晚期，山字纹青铜镜就已出现，是战国时期当时最流行的镜类，也是楚式镜中的主要种类，占当时铜镜总数的百分之八十。山字镜的名称，历史上有多种称谓，清代梁廷枏《藤花亭镜谱》、徐乃昌《小檀栾室镜影》称之为山字镜，《藤花亭镜谱》中记载了一枚四山镜，认为这是“刻四山形以象四岳，此代形以字”；近代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、驹井和爱等则称之为丁字镜；有的欧美学者称为T字镜，我国学者多采用山字镜的名称。从湖南、湖北出土的战国楚式镜来看，有三山、四山、五山、六山等多种类型，其中以四山镜最为多见，钮座有方有圆，以方形居多。以细密的羽毛状为地纹，然后在地



“双鸾开镜秋水光，解鬟临镜立象床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李贺《美人梳头歌》中的诗句，道出了古代美女以铜镜照面梳妆的情景。在玻璃镜出现并普及之前，古人以打磨光滑的青铜为镜照面，各个时期的青铜镜铸造工艺各具特色，其镜背的纹饰亦丰富多彩，自春秋绵延至秦汉的山字镜，就是其中一朵瑰丽的奇葩。

纹上覆压等分的山字纹，是战国时期山字纹楚式镜的主要纹饰特点。该镜在羽状地纹上施草叶纹和四山纹，融楚式镜风格和汉式镜风格于一体，体现了当时铸镜技术的交流已十分广泛。

汉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强盛时期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，铁器的广泛应用，金属铸造工艺亦不断进步。铜镜是汉代铜铸造品种最多的产品，西汉前期是战国镜与汉镜处于交替的时期，山字镜依然流行，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了很大发展。这枚四山纹铜镜虽局部有锈蚀，但镜体形制完整，纹饰古朴典雅，布局严谨，结构合理，层次分明，线条婉柔秀美，整个纹饰华丽繁缛而又规整精细，内容丰富；“山”字体粗壮端正、劲健有力，略带倾斜的左旋设计，充满了灵动之趣，使画面显得活力十足，富有生机。羽状纹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象征天界、天空，山字纹的寓意说法众多，既写实又充满寓意。驹井和爱在《中国古镜的研究》一书中提到，山在中国古代往往与不动、安静、养物等观念组合在一起，因此在铜镜上使用大的山图形表示山字，如同福、寿、喜等字一样，含有强烈的吉祥意味。

汉代早期继续沿用战国镜的制作工艺，随着蟠螭纹镜、蟠虺纹镜、草叶纹镜、星云镜、连弧纹铭文镜、重圈铭文镜、四乳禽兽纹镜、规矩纹镜、重列式神兽镜、夔凤纹镜、龙虎纹镜等多个镜类的大量出现，开启了青铜镜承先启后的时代，山字镜在汉代后期逐渐消失。这枚西汉铜镜为西汉早期制作，铸造工艺复杂，雕刻技法精妙，纹饰凹凸有致，赋予立体感，既延续了战国四山镜的纹饰风格而又有所创新，展现了这一时期冶炼技术及制镜工艺的精湛水平，体现了古人的审美情趣，以及古人崇尚吉祥寓意的美好向往，承载着浓郁的历史文化内涵。

（据《收藏快报》李笙清）

天博馆藏珍品宋代无款故事画手卷

《中兴瑞应图》观赏性趣味性俱佳



宋代无款《中兴瑞应图》

在天津博物馆众多的旷世珍品中，有一件类似连环画的故事画手卷，颇具观赏性和趣味性。这就是宋代无款《中兴瑞应图》卷。

“中兴”通常指国家在国运衰退时出现的中途振兴，也特指恢复并非由本人失去的帝位。古人以为，帝王修德，时世清平，天就降祥瑞以应之，此为“瑞应”。金军掳掠北宋徽宗、钦宗等北去后，南宋开国皇帝赵构于靖康二年在南京应天府（今河南商丘县东南）即位，改元建炎，旧

史称赵构即位为“建炎中兴”。在对金主战、主和的纷争政局中，因为非正常继位，赵构刻意宣传自己是顺应天意的真命天子，借以巩固皇位。于是便有了信臣曹勋编写的瑞应故事，《中兴瑞应图》即据此故事绘制的图画长卷。

该图画面纵26.7厘米，横397.3厘米，绢本设色。图分三段，每段前均有楷书赞引。第一段画的是深宫内庭，树木茂盛，建筑规整，氛围肃雅。台榭中设有棋盘，几名女眷立于一侧，其

中着红袍者正作掷棋子状。据画前的题赞得知，穿红袍之人乃赵构之母显仁皇后，她正用棋子做占卜。果然，写有赵构名字的棋子入九宫格中，而其他皇子的棋子皆不入。第二段画面中央是一座楼榭，前后密植松树垂柳。一人持弓而立，仰望榭楼上射中匾额的箭，众箭手侍卫立其身后。此画是讲赵构行至郾州，见一榭曰“飞仙台”，意欲卜命，便搭弓射向飞仙台三字，结果三箭皆中。第三段画的是野外军队扎营之景，一人卧于军帐内，梦境中有人脱下自己的衣袍加在他的身上。该段是说赵构做兵马大元帅时，梦见兄长钦宗在宫中将御衣加在自己身上，喻示他“受之有命”。

此画品相完好，画面精美，构图严谨，运笔健劲，色泽明艳。树石建筑画法、人物线描在细缜绵丽之中都蕴含一种道炼静穆之致，风格苍莽葱郁、气势雄伟，酷似大家李唐画风。

清人厉鹗编辑的《南宋院画录》卷三中著录了宋代画家萧照绘制了一卷《中兴瑞应图》，分绘故事十二段，每段前有曹勋书写的赞引。其中第七段“黄罗掷将”、第九段“射中台匾”、第十二段“脱袍见梦”的画面和引赞内容，都与本卷的三幅画面和引赞的内容相一致。该书还同时记录了萧照所绘《瑞应图》数卷，故事分六段等信息，可知萧照创作了多卷《瑞应图》。萧照曾拜宋代著名画家李唐为师，画技高超，几乎乱真。天津博物馆所藏《中兴瑞应图》卷极有可能就是萧照所作，是宋代遗存至今的绘画精品。此画卷应作于赵构在位期间。

（据《今晚报》高丽 王津）